



十五之七十七



傳卷第七十五

元史一百八十八

彙 字言中 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臣宋濂翰林待制 丞高知制誥 纂國史院編修 臣章等奉 勅

董搏霄 弟昂霄

董搏霄字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于道為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為憤搏霄知之以言于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為戶部主事陞員外郎

言八十  
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  
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徃徃  
理冤獄革弊政才譽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  
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  
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  
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  
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  
殺之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  
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  
數萬據礮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

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  
躍馬渡礮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  
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  
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  
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  
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  
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  
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  
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  
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者將曰諸

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  
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  
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  
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  
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  
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  
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  
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  
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

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  
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  
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  
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  
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既

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罷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

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舡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

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元身何者二十三  
四  
王信甫  
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  
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  
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  
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  
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  
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  
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  
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  
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  
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  
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  
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  
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  
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  
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  
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  
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

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蕪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諧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庄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

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潛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庄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失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刺不花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額亳盜起朝廷以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太不花大喜即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太不花以哈刺不花嘗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荅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

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次中牟哈刺不花曰賊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刺不花曰是必襲荅失八都魯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荅失八都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刺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荅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灤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

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珣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刺不花時爲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刺不花之功居多哈刺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刺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爲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刺不花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泰不花及泰不花事敗走詣哈刺不花求援而哈刺不花不能曲

爲保全乃縛秦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丘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太山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

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爲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迓江浙平章張閻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

爲保全乃縛秦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丘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太山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

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爲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逐江浙平章張閻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

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

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刁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

顏不花及憲司請卹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紇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無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  
為沿海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  
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瑛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  
孫守温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  
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  
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  
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  
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  
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

徐

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  
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  
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  
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十  
八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  
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  
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  
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

元史卷之三十三

二

楊清之

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為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抗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撤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珎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珎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珎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鉄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厠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黃中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負掾夫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

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為甚宜稽諸彛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寃始白

傳卷第七十五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珎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珎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珎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鉄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厠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黃中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夫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遠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

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為甚宜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寃始白

傳卷第七十五

傳卷第七十六

元史一百八十九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袁嘉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皇禮等奉勅修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

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闕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

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

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

以自脩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璠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璠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

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

以自脩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璠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璠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

元史傳卷之六十二  
三  
皆遣從廼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  
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  
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  
遺訓久而不忘廼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  
子弟從之者誥誥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  
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廼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  
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  
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廼及郝經吳澄  
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

錢武肅王嬖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  
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  
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  
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  
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  
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  
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  
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  
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  
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

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  
且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隲難易  
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  
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  
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  
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  
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  
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  
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  
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  
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  
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  
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  
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  
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



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

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元史傳卷之六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  
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發之金華至謙五  
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  
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  
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  
頌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  
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

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  
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  
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  
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  
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  
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  
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  
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  
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

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  
 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  
 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  
 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  
 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  
 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  
 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  
 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  
 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

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  
 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  
 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  
 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  
 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  
 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  
 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  
 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  
 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

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脩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脩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

列傳卷七十九

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脩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脩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

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  
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  
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  
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  
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  
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  
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  
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  
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

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  
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  
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  
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  
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  
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  
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  
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  
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

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  
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  
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  
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  
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  
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  
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  
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  
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

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  
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  
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  
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  
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  
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  
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  
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  
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

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  
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  
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  
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  
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  
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  
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  
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  
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  
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徃徃

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  
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  
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  
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  
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  
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  
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  
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



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  
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  
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  
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  
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  
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  
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  
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  
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  
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

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  
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  
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  
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  
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  
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  
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頽淵仰高鑽堅論蜀  
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

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  
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  
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  
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  
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  
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  
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  
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  
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  
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  
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  
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  
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  
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  
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  
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  
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  
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  
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

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  
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  
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  
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  
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  
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  
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  
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  
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  
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  
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  
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  
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  
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  
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  
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  
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  
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  
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

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畧辯同論  
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  
向上之功而脉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  
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  
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  
食說作立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  
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  
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  
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  
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

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  
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  
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  
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  
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  
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  
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  
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  
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

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沔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欒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欒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欒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欒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欒與楊

恭懿韓擇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軒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軒，有懼色，軒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軒制行甚高，真

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總麻者百餘人。侯均

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已無益故其吞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吞世咸服其博聞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

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紲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

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  
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  
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  
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  
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  
有繩尺里人借驟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  
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  
菴時蕭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  
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  
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

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  
所著曰槩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  
師蕭軒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  
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  
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脩  
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  
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偃父松皆以學行淑其  
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



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  
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  
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  
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  
其進莫遏熙則簡覲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  
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  
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  
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  
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  
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

葉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  
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  
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傳卷第七十七

元史一百九十

翰學士亞史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吳濂翰林待制兼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壽等奉勅修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棗欽州司法叅軍脫畧豪雋輕貨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

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  
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  
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  
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  
宣撫叅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  
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  
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  
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  
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  
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脩撰與宰相議不

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  
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不  
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  
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  
大侵戍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  
振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  
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  
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  
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  
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

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

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詳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嚙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

誣兄受步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

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騁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

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藁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爲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

故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不肆分而不狷與羣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

西於是叅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  
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  
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  
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  
者化焉旣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  
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  
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  
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  
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  
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

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  
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  
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  
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淞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  
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  
焉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  
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  
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  
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  
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于朝以朋來爲薦未及

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  
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  
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各物  
度數靡不精究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魯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  
詩文多竒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  
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  
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  
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  
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

閔宋季文章氣萎蕪而辭骯骯其弊已甚慨然以振  
起斯文爲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  
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  
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竒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  
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  
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  
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  
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  
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元史傳卷之二十一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  
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巘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  
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  
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  
國自儼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卒見  
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  
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  
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  
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  
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

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荅已而起家  
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  
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  
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  
應龍為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  
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儼之為眉山蘇氏父子而學  
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陰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  
七十八

鄭滌孫字景歐颺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温州  
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滌

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  
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第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  
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  
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  
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  
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  
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  
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  
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  
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  
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浙  
行省爲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  
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  
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攝禮部郎中爲曾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  
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燁以憂制不出郊遣  
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  
日燁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燁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  
尚右之禮徃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

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第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刊傳卷七十七第 乙 葉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淞行省爲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年世祖命梁魯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攝禮部郎中爲魯副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燁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魯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燁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燁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徃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

四

元史傳卷七十七

陳孚字

元史卷七十七  
筆也其所贈乎悉郤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帝方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  
乎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  
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爲鄉郡特  
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  
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淞行  
省檄淞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  
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乎曰使吾民  
日至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愬其不  
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

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乎亦以此致疾卒于  
家年六十四乎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  
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子邁江淞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媯適蘆城董士楷太常  
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末媯適同里韓戒之行樞  
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  
州馮子振其豪俊與乎略同乎極敬畏之自以爲不  
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  
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  
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

筆也其所贈乎悉郤之詳見梁魯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帝方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乎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爲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淞行省檄淞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寘重刑乎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愬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

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乎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乎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子邁江淞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嫫適同里韓戒之行樞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末嫫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乎略同乎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醜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

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脩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徃徃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

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少孤博涉羣書爲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脩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

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  
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  
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  
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  
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爲文奇奧  
簡澁動法古人而不屑爲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嘆  
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其甥李  
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淞儒學副提  
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  
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  
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  
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旣冠重  
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  
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  
柢六經躡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  
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  
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  
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各有集  
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

元史卷之七十七  
三  
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  
泐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  
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  
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  
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  
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  
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闡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  
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屢至無所容延祐初

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  
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  
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  
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  
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  
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  
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  
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  
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厮  
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



四  
元史傳卷七十七  
十三  
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  
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  
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  
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  
多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為  
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  
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  
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  
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  
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

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  
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  
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  
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  
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  
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  
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  
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  
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  
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北知學即善記覽  
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  
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  
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  
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  
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  
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  
錄事會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  
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飢民又言于部  
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

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  
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  
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推稅  
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司權稅為減中書左  
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為國子助教尋  
陞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  
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內憂而歸以奉議大夫  
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  
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  
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

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纏一日語門人

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藁二十卷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旣卒淞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

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  
楊珽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  
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  
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珽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  
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  
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制行  
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  
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  
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  
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育字本

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  
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  
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珽陳天瑞夢  
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  
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  
策禦寇採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  
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  
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  
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

元史傳卷七十七  
十一  
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  
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  
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  
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  
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  
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制行  
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  
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  
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  
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

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  
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  
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  
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  
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  
策禦寇抹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  
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  
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  
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

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  
所依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  
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侍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  
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  
一見竒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于此因相  
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  
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  
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  
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  
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

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  
統二年出爲江淞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  
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  
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  
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  
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  
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淞江時集歸田已數載  
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叅知政事李朮魯狎親奉書幣  
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  
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

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  
所依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  
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  
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  
一見竒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于此因相  
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  
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  
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  
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  
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

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  
統二年出爲江淞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  
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  
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  
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  
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  
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淞江時集歸田已數載  
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叅知政事李术魯狎親奉書幣  
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  
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

然若將來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爾旣而聞旅卒集深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授學名譽日聞泰不

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爲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



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  
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  
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  
年民頌之以為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  
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朝夕不常後必貽  
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  
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  
往往出為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以病得告後召為國子監丞除江淞儒學  
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

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  
所為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  
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  
水集以齋詩藁玉堂漫藁越中行藁凡若干卷門人  
私謚曰純節先生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繇軍籍蒙古萬戶  
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  
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  
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  
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

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  
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  
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  
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  
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  
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  
預脩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  
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  
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  
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

異端之徒亦徃徃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萇  
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  
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  
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  
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  
十有四旣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揜之  
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  
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  
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

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之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

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旣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叅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仁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

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  
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  
舉罷數年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  
己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  
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咸里有執  
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  
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  
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爲之震悚  
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  
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

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  
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  
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漕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  
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漕  
右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後以漕右諸僧寺私蔽猾民  
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  
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  
勒歸太奴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  
以爲令四年改僉漕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瞻  
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寬澤物爲已任平反大辟之

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  
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  
將殺而人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  
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  
既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為娥固許之矣  
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  
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  
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  
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柰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  
止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

兼訪副使十年召為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

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  
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  
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筭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  
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  
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光  
莊精詩錡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  
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  
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七十七

元史傳卷七十七



